

第五回 假道作鄰奴錐還露穎 蕩舟逢宿俠萍且留蹤

詞曰：

大羅天，閻浮地，下下高高，都要追尋至。問途近可從鄰比，權屈為奴，何怕污行止。渺煙中，埃塵裏，物換星移，靚面人千里。道故班荆渾夢寐，冷遇傾肝，緩急堪相倚。

右調《蘇幕遮》

卻說黃生尋到金陵，遂入城中，到吳府門前探信。祇見老管家站門前，便想道：“雲卿大家已寄跡於茲矣。”忽轉頭一看，見隔樓有一高第，訪問鄰人，知為周牧庵第也。帶著墨僮奴暫寓客舍。那夜想了一夜，不知何計得晤阿雲。忽想道：“周牧庵致仕在家。莫若賣身投在周牧庵家，諒必收留。既係隔鄰，或得一面，豈不甚妙？”又想道：“此計雖妙，如此墨奴何？”又想道：“我昨日登舟時，行里許，有一寺，其中長老係我同鄉，明日莫若封了一札，將墨奴暫寄彼處，諒必不我卻也。”

次早，遂對墨奴道：“我此來為拜訪老爺同年，今已到此，帶汝齊去恐有不便。今具一書，汝可訪到昨日登舟與歐相公作別之處，里許有一寺。”墨奴見說，便應口道：“昨日一寺，匾上書‘廣教寺’三字，有一長老出迎相款處未知是否？”生點頭道：“好乖，認得如許明白，正是彼處。汝可見那長老，將書遞上。彼看書中來意，必定留汝。俟我回日，便與汝同歸。”墨奴遂承命而去。

生見墨奴已有著落，將所著衣冠逐一換了。把行李寄在客店中，祇把雲娥所貽羅帕並墜謹包一封，置之懷中。急走周尚書府內，對那管家道：“老爺在家否？”那管家道：“足下何來？問家老爺何事？”生遂將來意一一說明。老管家便進書房中稟周尚書知道。尚書即命管家引生進見。周尚書見生是個文人，氣像閑雅，便問道：“汝本籍何處？因甚到此？”生道：“小人係浙江人，姓胡。早歲亦事詩書，近因家計零落，飄蕩於茲，特來投靠府中，繕書以及工役之事，某一效勞。”尚書遂道：“看汝這樣，任不得煩劇之勞，可同小僮伺候公子代書，取名曰司翰。”遂進見，並道前事。公子亦不勝喜躍，遂命生與家僮司墨日夜相伴，生叩頭領命，即在周府住了。

以後周公子或與友人分韻聯吟，生亦在旁低聲唧唧。脫稿完，即竊書片紙，置之壁竇間，公子全不及覺。乃司墨頗稱解人，時常親近公子。公子教之讀書習字，以故與生十分綢緞。

一日，公子偶因外出，生將樓窗推開，祇見隔亭有一座名園，遂呼司墨道：“此是誰家亭子？”司墨道：“乃是鄰家園子，吳翰林老爺所居。一門孤蟻，一向無人在此間來往的。且近聞浙江有年家家眷寄住在此，亦是嬌居，以故益加嚴密。”說畢，又指著紅螭閣亭邊小門對生說道：“此門正通彼家府內，從來不開。”說話未畢，忽傳公子回來，中堂有召，遂一同下樓而去。

一日，正當長至，周公子招友人過樓分韻，拈得“先”字韻，個個苦口推敲。生潛往房中，取一短箋，書於箋上，帶著袖中，仍到公子身邊侍立。但見列作皆完，共相就正。生從旁一看，亦俱庸庸，且有不通之外。須臾，對公子說道：“某下里巴人，勉強一和陽春，不知列位相公肯賜教與否？”諸位公子道：“何妨，可不聞蘇公小婢亦解詩聯，鄭氏丫鬟尚工應對。”遂顧生道：“你若會做，不妨寫來。”生遂將袖中取出，遞與周公子。諸少年齊來一看，見上寫道：

江外寒峰碧晚天，登樓回首事淒然。
雪兮無意憐梅瘦，雲也何心抱月眠。
繡線牽長添別恨，分題聯句續因緣。
吟邊不少詩奴興，漫學新言寄一篇。

衣雲樓長至即事

看畢，各人不勝驚異。中有一人卻妒忌生才，疑道：“還恐此詩有夙構抄襲之弊，莫若就本題再限一韻，命他當面賦成。”生道：“唯命是從。”遂限七陽韻，生低頭半晌，遂走到座中，即書以獻。諸少年又來一看，見寫道：

雪艷輸春破暗香，金陵佳氣漸汪洋。
愁深今日還明日，醉到他鄉即故鄉。
倚檻誰憐寒不耐，拈針翻怨晝添長。
請看鄰塢淚痕竹，為甚關心勁節涼。

大家看畢，不覺一齊拍案叫絕道：“他筆墨有可觀，此名士也。何故乃為下人？”公子遂將賣身來由說了一遍。祇見一個姓李的道：“此人暫屈塵中，畢竟出人頭地。”眾人一面說話，至黃昏時候各自別去。

公子遂把生二詩達於周尚書。尚書不勝驚異。嗣是，公子或有所作，每命生代為捉筆，無不工絕，以故公子益重之。

公子想道：“他既如此才情，放他不得。我府中婢子甚多，他如肯留，稟過父親，揀一個匹配與他，不知他心意如何。”尚未直對說明，司墨遂將公子的話與生知之。生聞公子的話，每遇公子外出，即向樓窗，向紅螭閣望去，實不見一毫動靜。遂想道：“憶昔駐春園，每日可以舉首高瞻；今日紅螭閣，勞我倚窗低矚。空結冤家，咫尺抱天涯之恨，於今兩度矣。”一時不覺惱從心生。拾將小石塊，向紅螭閣擲了一擲，忽驚起飛鳥一陣，飛向內府而去。生見了歎道：“何不如伊飛入隔牆而去，其樂何如！”彼正在癡想之間，忽見司墨上樓，對司翰道：“明日公子訂李相公諸公子往印峰溪舟遊，命弟同兄偕往。”生道：“公子此命，誰敢不從。”

到次早，生與司墨遂跟周公子大家入船。正登舟時，忽把舟人細認，似曾經會過，又不敢記憶，恐露事機。不逾時，諸少年俱已登舟。公子命司墨執壺，命生司爨，入廚看酒。那舟人見生聲音、狀貌酷似黃公子，仍加仔細細認，連聲呼道：“黃公子何在此？”生聽說，轉輕聲問道：“足下何人，今日奚由遂相識耶？”舟人道：“公子忘之乎？吾乃暮夜跳牆之王慕荊也。”生疑始釋。便想道：“此人乃真負俠，有心許我，必非鼠輩流人，我便說明來意，彼必不我泄也。”遂將別後情由對慕荊一一說了。且問道：“足下幾時到此，潛跡魚舟？”慕荊道：“小弟自蒙公子大恩之後，便一路直抵江南，改換姓名，潛棲於此。這等看來，弟為友人改名換姓，兄為佳人假飾行裝，雖則癡俠不同，而蹤跡行徑大都相似。前日貴園一別，報答無由，不圖此日得晤恩人。倘日後有事相聞，報以一死。士當為知己者用，俠者大經。”說畢，遂舉手遙指竹林裏一茅屋，對生道：“此係是小弟寄跡處。”生舉頭細認，忽聞公子在座呼喚，遂對慕荊道：“弟且赴召，少停再來。”

生遂趨見公子，問道：“公子有何使令？”公子道：“可取文具、詩韻出來。”生聞言，知列位要作詩，少不得在旁幫襯。遂將各物攜到席上。

祇見公子對列位道：“諸兄既有興作詩，請命一題，限一韻。”那李生道：“題目無過印峰溪舟行即事，韻限‘舟’字，各成一律。”說畢，又指一對公子道：“借重貴價，亦一傾珠玉，何如？”公子顧生道：“李相公台命，汝是要遵。”生道：“不棄葑菲，敢不呈政？”於是列位各搦管思索。生密書一律，遞與公子，公子接了，遂倚著船窗，舉頭獨向外面，假意玩景，將片紙得得展開，赴席疾書。生復成一律。須臾，諸作皆完，又相換繙閱畢。把生一首展開齊看，祇見上面寫道：

湖海由來任縱遊，飄蓬蹤跡一孤舟。

不圖萬里他山外，得集千稱名士流。

繞岸樹聲寒客思，印峰溪色照人愁。

夕陽何處催歸鳥，畏向黃昏下碧樓。

列位看畢，大加歎服。祇見李生道：“看他寓意遙深，措詞大雅，又將壓倒舉座矣。”即而紅日西斜，遂命舟人反棹。生又往慕荊處敘別了，一同大家回府而去不題。

[返回 >>](#) [駐春園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